

新筴決科古今源流至論

十二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二

策試

續集

窮居憂天下之事布衣言當世之政此正試士以策之意也古人
 數納以言之意遠矣其所以謀及庶人咨爾有眾者惟設科之策
 耳然策所以陳時務也問以時政之闕失咨以生民之利病欲其
 有裨國議也名之以敢言稱之以極諫欲其無有隱情也士而無
 志於世則已苟有志焉則條對洋洋皆正大剛直之言持論鯁鯁
 盡激厲奮發之氣孰肯以得失計較恐其自默不肯極言時政以
 貽先輩之議哉劉器之云設試用試賦策問固無優劣人但見策
 人得失計較為重豈欲極言時政闕失自取黜落是士初出
 上之人已教之誦也或有沽激慷慨之士未以有益僧孺宗閔對
 策極其時政且漢之以策對者始於晁錯漢文有晁錯對策第一自錯
 遂成牛李黨而下如董如弘如欽求皆以策舉也並本傳唐以策著者始於裴
 垍自垍而下如牛如元白如劉蕡皆以策顯也其間筆勢翩翩言
 論灑灑鏗鏘於漢唐之間亦皆足取也然君子求其有關於天下
 之大計有裨國家之大議期無愧於切時之論則仲舒劉蕡上策

漢策 試始 於晁 錯 唐策 試始 於裴 垍

仲舒 二篇 之對

劉蕡 方正 一篇

也而弘欽求裴元白之流特下策耳方武帝即位之初其時務莫
 切於正始也今觀二篇之對議論淵源理義醞藉勉強行道之論
 正心正官之論其有裨帝之初政也不少彼公孫欽求何為哉且
 武帝中年元成末代之際其策賢良之意正為災異權臣而發也
 弘則誣水旱以獻諛其與仲舒天心仁愛之意為孰切欽則援申
 伯以誣鳳其視仲舒正朝廷之意為孰優求則托後宮以市直其
 與仲舒論初政之意為孰明並本傳嗚呼捨心腹之疾而論皮膚
 之患君子謂之不知務方文帝即位之初其時務亦莫切於謹始
 也今觀方正一篇勁氣直節凜凜逼人方攻藩鎮之強痛斥闈寺
 之橫其有益於唐之初政也不誣彼僧孺无由何為哉且憲宗元
 和之時其策制科之意正為強藩強闈而發也僧孺之言法令詔
 令其與蕡之攻藩臣者為如何植之論通經設科其與蕡之排闈
 寺者為如何白之條正觀開元禮樂其與蕡之談謹元者又如何
並本傳嗚呼棄豺狼而問狐狸君子尤謂之不知務嗟夫士君子
 之平居暇日擊節伊周高談孔子孟議論動人灑然可聽去取念重

策試

國朝
策試
有二

制科
策試
得人

進士
策試
得人

責在
考官
去取

東坡
論顏
書魯公

卷舌目默此所謂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也尚安有所學哉國

朝之策試有二曰制科曰進士國初以詩賦取士蓋循唐制之舊

所謂策試者特施之制科耳太平興國二年上御講武殿試禮部

廷國朝制科熙寧三年以策取士蓋因呂公著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

已罷策試耳熙寧二年先是呂公著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

有司權遂賜禮部郎中及題出乃策也上曰對策亦可以盡人才

爭言初宗法制力擬各以對韓維呂惠卿初考阿附者皆在高等

陸佃初第五以和等新法升第一范純仁直學時政皆在下至熙寧

四年安石請更貢條制於是除聲律專意經義罷明經及諸科

立新制毀所試策與制率無異其賢良方正等科乞並停罷從之此

其公革之由也然觀其名公碩望輩出科目議論表表洋乎董劉

之對蓋非欽求元白望其下風張方平平戎十策傑然於賢良之

科張方平以茂才異等權校書郎又以賢良方正中選試蘇子由

直言君相拔出於方正之對嘉祐六年試賢良方正中選試蘇子由

等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愧之而不取怨惟胡宿請黜之

上曰來宜言以自去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知制誥

王安石疑藏右宰相專攻人主此之谷求不肯為第韓琦曰彼

此制科之得人也范鉞當熙寧之初直詆時政而不恤大臣之怒

見上張九成當紹興之時公言百執而不憚天子之嫌紹興二年

試率人以自朕躬下及百執言之無所避擢為首選其誰曰不然

此進士之得人也上以直言求之下以直言應之雖古君臣規戒

之意亦不是過也雖然司馬君實之司文衡則東坡之策以直對

見上呂惠卿之任考校母恠葉祖洽之不奉新法也見上此先輩

所謂對者之是非在考官之去取誠至論歟元祐中呂公著曰天

古良法卿至於對者之是非良法正則在考官去取耳

書法

昔東坡嘗言詩至杜子美書至顏魯公及題唐書後又曰顏魯公

書雄秀獨出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夫坡公之稱顏書而必及杜

詩者果何見哉蓋顏之筆態有天縱自然之妙即杜詩之自為一

家也顏之精神形於以死赴國之時即杜公之憂國愛君也噫不

得於心而泥於古人之陳迹不適於用而工於紙上之妙墨安足

與語古今之書哉東坡嘗曰詩至於杜子美畫且虞世南之所稱

活法 諸子

柳公 推筆 諫

諸子 書法 不濟 用

蔡色 經書 石

濕公 書家 人 唐 東 書 非 論

五絕而書翰居其一世南之書固可喜也而所學者禪氏之遺耳

唐書唐虞山附傳薛稷之書雖稱筆態道麗時以無及然拘拘於世南遂良

之舊蹟唐書薛稷傳歐陽尺牘所傳人以爲法書亦可貴也而所做者

義之之書至其子通雖曰不擇紙筆皆得如意然又切切於其父

之遺法同上依傍繩墨摹放規矩得則得矣而無曾中之活法君

子固得以議之若乃唐之柳公權其有聲於一時者人固推重觀

其與君論筆法之妙不求於筆而求於心蓋有得於虛精靜思之

間則柳之書雖未工而亦工蓋以其自得於心也穆宗問柳公權

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且霧捲霞收狀若踈而復密鍾繇鳳翥龍

蟠勢如斜而反直王少逸病其疲則有若隆冬之折木患其拘則

有若嚴家之餓隸此筆法之雄健也王嗣之字說踈疎如隆冬之

拘束若嚴家之餓隸行行若紫春蚓字字如館秋蛇此筆體之和

緩也蕭子雲釵頭屈玉鼎足垂金何雅麗也李斯行間玉潤字裏

分精妙法衛家傳者蔡有身與通墨妙曲盡筆精善則善矣而區

區於無用之工巧君子固得以議之若乃漢之蔡中郎其筆法傳

於當時者不知其幾觀其西京太學之石經開後學訂止聖經

使無魚魯之失則蔡之書雖未工而猶工何者以其有濟於用也

蔡邕書六經刻之石於於吾觀司馬溫公隸書家人中庸一篇皆

修身齊家之道至起高宗嘉歎之旨此溫公之書有裨於君也如

此豈但公權之意哉繁年錄紹興六年上日司馬光隸書其似漢

阮其字蘇文忠所書無非正論亦起高宗稱賞之音此蘇公之書

有關於世也如此豈特蔡中郎石經之字哉聖政碑建炎四年張守

無非正論言皆有益不行將鐫石鼓之文勒燕然之碑請執筆以

往

方言

揚子雲作方言識者宗之揚雄作劉子元欲作方言志而未果當

世以爲恨史通父矣哉四方言語之不可不知也雖然不易知也

撐犖孤塗陸機猶莫之知況下於機者乎漢書撐犖孤塗單于撐

言大天子也陸機讀史魏冒踰槽使無田恭則朱輔其何錄東漢

方言

夷習未定

舊染未洗

中國之地

聖賢之居

以意而釋

以序而助

隨俗交通

古時熱謂

夷傳朱輔上疏王唐散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述夷之語每意難
正有田恭之習伴頗曉其言遠矣樂德歌詩曰提宮隄魏冒
踰瀾提宮隄言大漢是治也愚嘗採方言之所以異矣夫陳湯
傳既曰毋鼓西域傳又曰毋寡是一字而二音也毋寡出前西域
傳班史既曰龜茲而為丘慈范史又曰龜茲而為屈沮是一字而
三音也龜茲二字西漢音此猶可曰是夷習之未定也然楚自克
庸其文物有可觀者而曰憑曰羗何陋也楚詞憑不厭乎求索
也蜀自文翁之化其儒學蓋彬彬然而以一為蜀何訛也揚子方
蜀地鄒璞注此猶可曰是舊染之未洗也若夫南方都之音豬宋
人來之音離此中國衣冠之所萃禮樂之自出而乃如是耶其
宮而豬焉注南方以都為豬又家人歌曰于思朱于居之為姬
但之為地在魯有焉禮記何居注音如齊魯之間語也邦曰邦
婁得來曰登來在齊有焉謂公羊齊人稱邦皆曰邦婁又此亦
語此文學之天性聖賢之舊居而亦如是耶至吾聖人亦有以而
為如者吾孟子有所謂施云者抑聖賢不能自拔於流俗歟春秋
年星漢如雨注如雨如而也星漢而雨也語亦云宗廟之享如會
同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皆訓而字又孟子云孟施舍孟姓宅舍

各也苑蓋五方殊性從古固然水土異宜習俗難變如吳漢輕淺
發音也燕趙重濁秦隴則去声多入梁益則平声似去江東取類與河北
復殊莊嶽齊音雖衆楚莫之變焉可以是律之天下哉是故有以
意而釋者有以語而助者有隨俗變通者有與時稱謂者噫中國
且莫之一况外俗乎聖人且不能免况他人乎且陳勝傳謂多為
夥楚元主傳謂空為丘陳勝傳以多為夥又王式傳謂丘為區
是以意而釋也儒林王式傳以丘以案為語詳見於蘭陵三十二
篇荀子多有案以順為楚語之助見於史記陳涉出家史記陳涉
助語以那為去声而亦為語助見於韓伯休傳是以字而助也書
韓伯休傳云敬是不特此耳指襟紐為衣舡杜詩有之天子呼來
不上舡之證也杜甫指簞為桃笙柳詩有之蒲翁桃笙安可帶
之證也柳文詩類他如稱浦為步韓碑言之韓文碑有步有浦安
移於齊戰國策有之戰國策云安移憐字而為愛為哀揚子雲
者憐愛也又云一怒字而為憂為思子雲方言有之是又隨
俗變通與時稱謂其不一也如此方言憐憐憐憐憐憐乃憐

名也苑蓋五方殊性從古固然水土異宜習俗難變如吳漢輕淺
發音也燕趙重濁秦隴則去声多入梁益則平声似去江東取類與河北
復殊莊嶽齊音雖衆楚莫之變焉可以是律之天下哉是故有以
意而釋者有以語而助者有隨俗變通者有與時稱謂者噫中國
且莫之一况外俗乎聖人且不能免况他人乎且陳勝傳謂多為
夥楚元主傳謂空為丘陳勝傳以多為夥又王式傳謂丘為區
是以意而釋也儒林王式傳以丘以案為語詳見於蘭陵三十二
篇荀子多有案以順為楚語之助見於史記陳涉出家史記陳涉
助語以那為去声而亦為語助見於韓伯休傳是以字而助也書
韓伯休傳云敬是不特此耳指襟紐為衣舡杜詩有之天子呼來
不上舡之證也杜甫指簞為桃笙柳詩有之蒲翁桃笙安可帶
之證也柳文詩類他如稱浦為步韓碑言之韓文碑有步有浦安
移於齊戰國策有之戰國策云安移憐字而為愛為哀揚子雲
者憐愛也又云一怒字而為憂為思子雲方言有之是又隨
俗變通與時稱謂其不一也如此方言憐憐憐憐憐憐乃憐

名也苑蓋五方殊性從古固然水土異宜習俗難變如吳漢輕淺
發音也燕趙重濁秦隴則去声多入梁益則平声似去江東取類與河北
復殊莊嶽齊音雖衆楚莫之變焉可以是律之天下哉是故有以
意而釋者有以語而助者有隨俗變通者有與時稱謂者噫中國
且莫之一况外俗乎聖人且不能免况他人乎且陳勝傳謂多為
夥楚元主傳謂空為丘陳勝傳以多為夥又王式傳謂丘為區
是以意而釋也儒林王式傳以丘以案為語詳見於蘭陵三十二
篇荀子多有案以順為楚語之助見於史記陳涉出家史記陳涉
助語以那為去声而亦為語助見於韓伯休傳是以字而助也書
韓伯休傳云敬是不特此耳指襟紐為衣舡杜詩有之天子呼來
不上舡之證也杜甫指簞為桃笙柳詩有之蒲翁桃笙安可帶
之證也柳文詩類他如稱浦為步韓碑言之韓文碑有步有浦安
移於齊戰國策有之戰國策云安移憐字而為愛為哀揚子雲
者憐愛也又云一怒字而為憂為思子雲方言有之是又隨
俗變通與時稱謂其不一也如此方言憐憐憐憐憐憐乃憐

名也苑蓋五方殊性從古固然水土異宜習俗難變如吳漢輕淺
發音也燕趙重濁秦隴則去声多入梁益則平声似去江東取類與河北
復殊莊嶽齊音雖衆楚莫之變焉可以是律之天下哉是故有以
意而釋者有以語而助者有隨俗變通者有與時稱謂者噫中國
且莫之一况外俗乎聖人且不能免况他人乎且陳勝傳謂多為
夥楚元主傳謂空為丘陳勝傳以多為夥又王式傳謂丘為區
是以意而釋也儒林王式傳以丘以案為語詳見於蘭陵三十二
篇荀子多有案以順為楚語之助見於史記陳涉出家史記陳涉
助語以那為去声而亦為語助見於韓伯休傳是以字而助也書
韓伯休傳云敬是不特此耳指襟紐為衣舡杜詩有之天子呼來
不上舡之證也杜甫指簞為桃笙柳詩有之蒲翁桃笙安可帶
之證也柳文詩類他如稱浦為步韓碑言之韓文碑有步有浦安
移於齊戰國策有之戰國策云安移憐字而為愛為哀揚子雲
者憐愛也又云一怒字而為憂為思子雲方言有之是又隨
俗變通與時稱謂其不一也如此方言憐憐憐憐憐憐乃憐

名也苑蓋五方殊性從古固然水土異宜習俗難變如吳漢輕淺
發音也燕趙重濁秦隴則去声多入梁益則平声似去江東取類與河北
復殊莊嶽齊音雖衆楚莫之變焉可以是律之天下哉是故有以
意而釋者有以語而助者有隨俗變通者有與時稱謂者噫中國
且莫之一况外俗乎聖人且不能免况他人乎且陳勝傳謂多為
夥楚元主傳謂空為丘陳勝傳以多為夥又王式傳謂丘為區
是以意而釋也儒林王式傳以丘以案為語詳見於蘭陵三十二
篇荀子多有案以順為楚語之助見於史記陳涉出家史記陳涉
助語以那為去声而亦為語助見於韓伯休傳是以字而助也書
韓伯休傳云敬是不特此耳指襟紐為衣舡杜詩有之天子呼來
不上舡之證也杜甫指簞為桃笙柳詩有之蒲翁桃笙安可帶
之證也柳文詩類他如稱浦為步韓碑言之韓文碑有步有浦安
移於齊戰國策有之戰國策云安移憐字而為愛為哀揚子雲
者憐愛也又云一怒字而為憂為思子雲方言有之是又隨
俗變通與時稱謂其不一也如此方言憐憐憐憐憐憐乃憐

也嗚呼達書名於四方通言語於重譯此亦士君子之責無蹈陸機朱輔之失

鄉評

成周 漢初 良法

漢初 作功

國朝 遂奉 猶周

國朝 數卷 猶周

其哉鄉黨公論所自出也蓋人之行義能掩於人之所不知而不能逃乎眾議能修於其家而不能隱乎有司昔者周之鄉里選舉也問胥既書其孝悌族師又書其任恤黨正又書其道藝而所書者非一人月吉既攷之族師歲終又攷之閭胥三年大比又攷之鄉大夫而所攷非一日並周禮則由鄉而之學由學而之司馬無非平日所素稱之然所以至是者有教化之官以訓之有學校之地以養之此選舉所以為良法歟周轍不西上無善教一變而為諸侯之客再變而為州縣之吏漢興以來此意猶古鄉置三老而人猶知教化也漢元官表上三老秦置掌教化又漢高紀科立孝廉而人尚知德行也廉力田之科其人果賢耶則公議終不揜其善其人果不賢耶則終身不齒鄉閭之論故武帝求賢良國人共推公孫弘以充賦弘縣萬石君以孝謹聞郡國特以其子為郎中令本傳一推倪寬則曰知之久矣本傳一言蕭望之則曰此東海蕭生耶本傳一薦龔勝則曰固已聞其名本傳是其人之賢有不可揜也如此至鄴生家貧落魄縣中謂之狂生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無節不得與諸儒州里之論並本傳其人之不肖亦豈欺人之不知哉推原其由意漢初置三老設孝廉有教化作成之功歟自後或采於閭閻或取於科舉而鄉里之公是非泯矣國朝雖無閭胥族師之官而選舉猶存周人忠厚之意雖無黨庠遂序之名而學校猶有周人教養之實昔范仲淹嘗謂省試封彌解試不封彌良以解發考其行履南省考其藝業則選舉之意猶周也

之加用封彌不見名於後取以藝業本鄉率里選之意又洗考其是經本鄉考業及等者方得解薦之本意也臣請定外郡解發須

以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而薦選之於是詔天下皆立學則教養之意猶周也慶曆四年宋祁王拱辰張方平歐陽修梅執中曾公若使士皆士著而教之以孝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孝者修若疾故為設立孝舍保任薦送之

若使士皆士著而教之以孝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孝者修若疾故為設立孝舍保任薦送之

以萬部官為教授三年而代士故柳仲塗之有聲於場屋先獻文
 須在李習業三百日乃所試故柳仲塗之有聲於場屋先獻文
 軸遂居首選是以終身之學業決有司之選舉也長編天聖三年
 崇古制先於所薦選試官考試所業方所取解故王復之素聞於
 柳仲塗以文軸投主司張景惟神書彙前取之
 西京有司稱賞預先解發是以平時之銓次為此日之論定也聖
 明道中錢文僖公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丑
 明曾為掌書記梅聖俞為主簿有知名進士十人游希深永叔之
 叔聖俞為試官王復欲仕請州法寬秋試府王尚恭作解元矣王
 復不行則又曰解元非王復不可蓋諸張公詠之試大名也將以
 生文賦平時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蓋諸張公詠之試大名也將以
 張公首薦而公推張覃為第一太平興國四年張詠與寇準同辛
 覃素為文行即辛寇公蔡公齊之試萊州也將以蔡公首薦而公
 請以覃為冠士論多之
 推史防為第一蔡駱其州人州卒進士第其後鳴呼令聞令望不
 惟眾論多之而有司亦採之不惟有司採之而同列亦推之此其
 公道在天下公論在人心何其昭昭如是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吾於國朝三嘆三詠云

開國紀綱

自三代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此程伊川之言也而推原其
 由蓋以中孝廉恥為之紀綱之效也伊川語錄嘗觀三代之後本
 年元初以亂四聖百年相授受命之日市不改肆百年未嘗誅殺大
 臣至誠以持美缺此皆大体以忠孝廉恥為之紀綱紀故能如此
 自三代後本朝百三十年無事此呂微仲之言也而推原其由亦
 以事親治內勤儉寬仁之法之驗也長編元祐八年上讀寶訓畢
 自三代後惟本朝百三十年中無事蓋由祖宗所立法尚儉之法
 臣請率其畧事親之法事長之法治內之法外戚之法尚儉之法
 勤身之法尚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大矣哉我藝祖之紀綱也愚
 嘗遠稽前代近觀我朝有治多而亂少者有治少而亂多者有治
 亂之適相當者大抵以紀綱為憑藉扶持之本夫所謂紀綱者非
 但制度法令而已也品式條目而已也自其身而形於家閨門廟
 肅無以異於宗廟之間社席雍雍無以異於朝廷之上內外有章
 宮庭有度此一家之紀綱也自其家而推之國君臣相正有同德
 協心之和官師相規無分朋植黨之私官府一體上下一心此一
 國之紀綱也舉而措之天下則尊君卑臣內夏外夷截然有分而
 不相悖井田溝洫貢賦車乘繡然有法而不可越此天下之紀綱
 也嘗謂漢以規模為紀綱故大綱正而衆目未張唐以法令為紀

開國紀綱

漢取
目未
張之
驗

唐史
法今
高紀
網

唐太
網未
幸之
驗

本朝
網正
而自
理

綱故衆目張而大綱未正周與我朝以禮樂為紀綱故大綱既正而衆目復張此古今治亂之所由分也方漢之始興也非劉不王約在盟府親疎有別也中朝相通權在大臣內外無間也漢高祖相不王不功不侯又申層嘉為宰相列置郡縣分設刺史尊卑相

臨也漢刺史以六百石郡守二千石然漢以規模為紀綱亦善矣然呂氏之勢益橫而事皆關於房闈家之紀綱安在哉高祖末年呂氏專權政由房恭顯之寵益盛而事皆關於房闈家之紀綱安在哉

房恭顯之寵益盛而事皆關於房闈家之紀綱安在哉高祖末年呂氏專權政由房恭顯之寵益盛而事皆關於房闈家之紀綱安在哉然幾老而安幾仆而興者規模宏遠而尚有大綱之舉是故諸呂之變一日掃除而無遺孽之尚存周勃入此軍謀呂恭顯之專一日失執而至祈死之不暇本傳夷狄之強一日爭立而甘心來朝之恐後此漢大綱舉

而衆目未張之驗也朝邪帝單于爭立呼方唐之始興也凌煙起舞春風和氣宮庭和穆也高祖乃置酒凌煙上壽周典建官星羅碁布而朝廷整肅也府衛置兵首重尾輕郡國聯屬也周典建官星羅碁布而朝廷整肅也

唐以法令為紀綱亦粗矣然宮闈夫婦之間民無則焉馬一傳而殲之武氏而諸李幾無遺育家之紀綱何取哉高宗立開元以後權在輔相姦臣擅國家蔽中外而安史之禍成矣國之紀綱何取哉王國忠天室中為相攝攝專政安

亂華民無聊生冠履倒置而中國之禍慘矣天下之紀綱又何取哉然漢雖壞而復存唐一墜而莫救者蓋漢之亂形在外唐之亂本在內耳是故漢之宮闈有變猶非其君之罪也唐人武韋之變是誰之咎歟漢之姦佞擅朝猶非宰相為之也唐人燕薊

之叛是誰為之歟引我亂華雖萌孽於漢末而夷夏賢亂在唐尤甚其是亂形不待見於衰世而釁端已成於太宗此唐衆目張而大綱未舉之驗也洪惟藝祖仁義立國土地不如漢戶口不如唐紀

綱修明與周比隆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千載一日也周之思齊姜任為萬世賢后之則闕離風化為四方示儀之地我朝慈闈一言載在金匱而社稷蒙福焉昭憲太后問太祖曰以自知所以得慶也后曰不然政由柴氏使幼弟昭憲太后問太祖曰以自知所以得慶也當傳位汝弟上曰敢不如冊後遂召補普為誓書藏之金匱成

開國紀綱

里有過例繩國法而私謁不行焉王繼勳殘暴太宗勅於洛陽市杜度士賊易太宗責授御史

內言不在於外私恩不在於公則一家之紀綱與周何如也周以

冢宰統六卿而官有繩聯之意以內庭屬外朝而近習無竊政之

弊我朝官莫重於三省而置給舍使小大之相制柄莫尊於樞府

而統閣官俾內外之相通見給舍樞府門財用布中外而總三司見三司

吏治在州縣而置監司則一國之紀綱與周何如也若夫天下之

勢則雖無周之封建而朝廷郡縣合為一體初無此重彼輕之患

雖無周之井田而賦入有經賑恤有廩民生盛時未嘗見暴兵虐

刑之慘則天下之勢其與周畧相當也夫惟國家尊嚴凜然太阿

之出匣天下磐固屹然泰山之四維故雖天聖事由於簾帷未幾

景祐之間威權在人主天聖初明肅后同仁宗垂簾聽政政事在

大臣矣熙豐法變於小人未幾元祐之初公道在廟堂正論在臺

諫矣王安石呂惠卿熙寧初行新法請康勢憂於夷狄未幾中興

以來諸將奏功酋虜送死矣中興本末其視周之末年天下不稟

王命者已半是又不及吾宋之治勢則我藝祖肇造之規模漢不

及也唐不及也雖周亦不及也為子若孫者烏可一日不守維持

之具哉嗚呼寬仁能使其國之常存而不能使國之常強權勢能

使其國之常強而不能使國之常治扶持寬仁之過而振救權勢

之偏者紀綱也我國家不敢恃寬仁以得大不敢恃權勢以制人

而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為億萬年不窮之用賴有此

具爾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愚有望於今日

中興功業

愚嘗拜觀紹興之詔曰小雅盡廢宣王復周炎正中徽光武隆漢

此我高宗遠慕周漢中興之功也紹興改元德音日聖人受命以

而得正蓋新紀之綱領又曰小雅既廢宣王者休元

之功有二曰平外寇也夷內難也宣王當小雅陵遲之餘外夷交

侵四海鼎沸於是起而任征伐之責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則北伐

詩也蠶爾蠻荆大邦為讎則南征詩也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平淮

夷也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平徐方也然宣王所平者外寇而內難

無有也並詩光武處大盜竊弄之後群雄雲集九縣馳回於是起

功難乘武

功外善高

之戰維揚

戰關之仙人

之戰順昌

之戰拓皋

之捷金陵

而任驅除之勞一駕而平尋邑再駕而誅銅馬北顧而大檢戮西

眇而隗囂縛王郎赤眉之寇甫定於前朱鮪更始之盜繼清於後

然光武之功不過夷內難而外寇無有也今也繼夷猾夏莫盛於

高宗寇賊竄穴亦莫甚於高宗我高宗以身當之皇威一伸風飛

雷厲天戈所指乾清坤夷盛矣哉噫不遇天下之至難無以知天

下之大功此中興之詔所以稱於周漢者皆兼夷內難平外寇之

功也自今觀之金山之役虜舟鼓噪而進也兩道夾出兀木哀降

非江上之偉績歟揚子與本末建炎四年兀木回至鎮江韓世忠

工鍛鐵為長鐵貫一太釣平旦勇擁千加噪而前出忠遂分海船

為兩道出其背每鐵一鐵則曳一舟而入虜不得渡虜敗兀木竊

逃以和尚原之役虜騎掃國而來也一矢飲羽兀木幾滅非全蜀

之大功歟蜀上紹興元年初兀木駐兵熙州秦雍至是移寨欲窺

淨州於寶雞縣於鳳翔府之初兀木強弩分番迭射與虜戰二十

兀木中箭而遁是役也兀木往返萬里始末二年其衆損者過半

留其六於是北歸至是僅維揚之戰彼謂天下無復國家有雨雪

助雲天喪其魄焉精兵為五陣設伏兵二十餘處兀木勒精兵趁

江口出忠鳴鼓伏者四出吾旗與虜旗雜虜兵亂我兵各持長矛

上撰人膏下稍馬足虜人馬俱死遂擒李董捷也十一月虜衆屯

於後擊兩雪之狼又聞仙關之戰彼謂天下無復國家有地名殺

其主毘病焉一夕踏仙關之戰彼謂天下無復國家有地名殺

金天相其役焉同上紹興四年兀木撒離曷大入關吳玠預

死塞死不可失且地名亦善破之必矣二月虜攻壘玠曰此地為蜀

不得射士射之連戰皆捷是役也虜自兀木帥以下皆令持弩而來

鳳翔不敢動矣其戰順昌也刀斧交馳任虜魄喪是役也欲自燕

以南而棄之其孰使之然哉同上紹興十年虜衆圍順昌劉錡敗

皆死關入虜陳中所以刀斧至有奮手碎之者恨墜于濠者虜衆

大敗與兀木戰于鄆州縣殺其將阿李朵董李朝廷詔書不許深

入岳飛遂班師而所取州縣旋復失之奉使洪皓時其戰拓皋也

時在燕京密奏虜欲掠燕以南王帥退自失機會也

麾兵一呼虜勢狼狽是役也捷凱疊奏蓋軍興以來所未有又豈

偶然之故哉繫年錄揚州中劉錡王德田師中張子蓋及金人戰

而陳德曰賊兩隅皆勁騎吾先破之乃與師中麾兵薄其右隅虜

飛動德乘勢大呼諸軍皆鼓噪金人敗劉光州韓世忠張俊岳

以揚州中劉錡捷書繼至自軍劉猷之犯金陵也群酋並進吹唇

涕地揚將軍一鼓破之錫以勳果揚殿前也即逆亮之寇江上也

其視周宣何如哉

其視周宣何如哉

其視周宣何如哉

其視周宣何如哉

其視周宣何如哉

豫平

戎平

汝平

公平

成平

仲平

聖平

震我軍用海艤紅逆擊之方苗劉之中變蓋腹心之患也勤王之

師一至而洗日之功隨奏蓋不啻拉朽也

副統制劉正彥見王淵擢用且乘有狄難遂奮不軌勅書至江寧

門去世忠追至浦城遂擒之方逆豫之外竊蓋身臂之疾也勁

騎之兵一出而三道之寇隨潰蓋不啻射雁也

於北京國號大齊紹興四年遣其子麟即詔軍前通勢四年虜立紹

七年虜廢豫李成擾亂我淮甸其鋒未易破也乃命張俊而巢穴

遂掃焉俊會諸將討賊賊將馬進餘卒數萬來犯揚浙中語俊曰

前後交擊大破之范汝為動搖我全閩其勢未易拔也乃命世

忠而蠻觸遂清焉建炎四年建州植巨木為鹿角及設陷馬坑以

昔汝為命諸軍偃旗作鼓由山路徑達鳳皇山繞出賊馬坑以

跋扈呂願浩單騎下之破鎮江王淵招安之猶縱兵劫掠乃認呂

岳飛曹成受餌於李綱而武陵廣右之境始平

左道感聖孔彥舟捕鐘相繼進行在揚華揚大最為劇盜有周倫

兵二十萬至矣及是止見岳飛使任士安為賊餌先揚言岳大尉

宣抚李綱遣使臣諭之成赴同參綱奏成已受招詔陞成防禦使

桑仲送死於霍明范瓊殺身於劉子羽而隨郢京東之民始安我

高宗之美內難之難也如此其視光武又如何哉

仲怒自下謀再攻金房霍明不從曰彼既招安我輩無事且已

死其事難其功倍錘鑄石鼓之詩勒活溪之碑不足以形容萬

一除亮報千古雪恥酬百王愚請誦此以贊

慶曆人材
衆賢之進如茅斯拔此徂徠之頌也
新除諫官朝野相歡此蔡襄之詩也

慶曆初除歐公王素余靖為諫官蔡襄有詩御筆新除嗟夫於維

慶曆君子道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深矣哉仁宗善養之仁也蓋

自五閏彫陋人物駢髀草茅岩穴韜光晦迹此正六陰之極我宋

龍興士類奮起科目網羅縉紳推輓此正一陽之萌三聖相承日

加培植至于仁廟項背相望乃六陽之盛也然乾興之初私論猶

勝丁謂之寬已息而欽若之脉猶存時王欽若為相是時也人才雖進而

未伸天聖之間黨論方熾伏閣之爭此雖公論如夷簡之斥逐何

明道二年即皇太后見陳洎諫言石无子當廢曰夷簡贊其言仲淹

人才雖伸而未盛歐陽修貶書責臣不能辨仲淹非幸恐中外聞

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靖洪修不肖斥若訥也

迨天地嘉吉善類吐氣誦石介之詩詠蔡襄之句而後知人材之

川涌雲集矣自今觀之可屬大事重厚如勃非溢美也受遺輔政

有始有卒與韓公協力者有曾公焉石介詩予早識子有奇

貴輔政有始有卒可方張安世億萬維生公手撫摩非誇詞也

中庭拜麻相慶相賀與富公齊名者有潞公焉蘇公頌富公曰

宰相之德望也契丹入使稱嘆得人則德用其人元昊納款士夫交賀

則仲淹其人下聞之而士大夫酌酒相賀曰上仲淹為樞密副使

生民之幸忠純可紀玉音稱賞非薛奎乎事畢忠鯁自任戚畹側

目非宗道乎此參樞之節槩也任時人謂魚面公貴戚皆側目叩

鏜大呼不曰忤旨聖德詩惟洛惟清立朝嚴若為海史幾叩于榻

也椒房之冊翰林不進乃以詰進如怒抵于地曰制初行冊禮而

知洛州招提之記學士不草翰苑之節操可敬也知河南府羅崇

始上敕出唐介何劄封還家塾記嘉祐五年唐介知荆州被過

有補朝廷不當出詔敕除懷敏胡宿繳駁給舍之清忠鯁論又何

其

陳執中

韓琦

蘇軾

溫公

其凜凜也楊懷敏除副都知制誥胡宿不卑制封還以聞上疑

富弼亦封還以言其邊帥則黑王相公見者驚心

黑王相公此虜常呼其名以驚小兒

一范西軍中有一說云軍中有以言其郡守則一琴自隨成都清節

以言其縣令則宦寺索牛以理拒之

史班班可紀噫盛哉雖然生聖明之世負君子之名砥節礪行分

所當然猶未見其盛也若夫陳執中本俗吏也首薦吳育代居揆

席君子賢之況不為執中乎

也此罵蠻儂甘死如飴識者稱之況不為宗旦乎

哉士君子而為此未足為人材之盛鄙夫庸人而若此深足為慶

也噫豐芑之仁數世用之慶曆人材不特用於一時而復見於異

日嗚呼遠矣哉治平之初主少國疑之時矣當時天下悻悻呼吸

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而韓魏屹然中立親扶日轂垂紳搢笏

神閑氣定而天下不敢言不敢議韓公本慶曆之碩輔也

熙豐之際陽消陰長之時矣新法之行趨者瀾倒同己者進異議

者斥而蘇公諸人首立赤幟臺府論列至為一空而小人終知公

論之不可磨蘇公本嘉祐之名賢也

程范二公慮有朋黨章呂小人窺伺間隙而溫公奮然任怨不暇

他恤拯溺救焚而天下知太平之有日溫公本嘉祐之諫官也書

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愚甚拳拳於今之士君子

元祐人材

觀古靈之薦彙而後知元祐人材之賢

蘇軾字子瞻文林苑學士有文才

觀文德之黨碑而後知

元祐人才之盛紹聖間元祐黨籍自司馬而下百余人逐州立意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祖宗之培植也深矣蓋自太宗設三館而已示作成之意紹興十一年上謂宰相曰人才與素養太宗置仁宗設六科而遂有飛躍之效子之龍州志曰自設六科以來天地涵育雨露洗濯碩德名公霧滂雲集流而為數世之仁者此也然新法一唱正人繼逐而人材沮於貶竄間新法一行士心日變而人材壞於胎卵中世道荆棘天下茅葦嶺隅海表落落如晨星之相望所幸碩果不食陰剝陽復而士之元氣復春矣元祐天子磨洗舊習二三大臣極力推轂駸駸乎慶曆之盛噫偉哉方元豐之八年也召呂公著於揚州元豐八年揚州召司馬光於陳馬光為門下侍郎自陳州二老來歸眾正相慶孫覺之方正李常清之有守劉摯之資性端厚王巖叟之素有才氣則呂公所薦也元豐八年呂公著為馬光所薦方止有李常清可充諫官或戶部侍郎使或青苗等法李常清有守趙彥若之博學唐淑問之難進自餘如韓宗道晏安止范純禮或以行義或以文學

則司馬公所薦也元豐八年司馬光言切見劉摯公忠剛直始終立安恬淡遠祖禹溫良端厚身無不取摯公忠剛直始終王巖叟之博學唐淑問之難進自餘如韓宗道晏安止范純禮或以行義或以文學博則有副我虛宁之語元祐八年司馬光言切見劉摯公忠剛直始終可謂賢矣其時我虛宁之語元祐八年司馬光言切見劉摯公忠剛直始終詞得黃髮之叟備然在位則朝野皆以我強起之善養二老東坡集命之勞詞以中外人入侍為我強起之朱光庭王觀則任左右司諫元祐八年王觀為右司諫張舜民黃庭堅則擢校理張耒晁補之則擢正字館職之有人也元祐八年張耒晁補之補之並為集賢校理孫莘甫張舜民並為校閣校理張耒晁補之元祐八年張耒晁補之李常之拜戶部則天下知朝廷不忍於征利元祐八年李常元祐八年李常之拜戶部則天下知朝廷不忍於征利元祐八年李常則天下知朝廷不忍於征利元祐八年李常則天下知朝廷不忍於征利元祐八年李常

官之第一元祐元年傳荆命為侍讀而用著作即范祖禹程伊川

之性學高明則任校書元祐元年程頤和氣則為講官第一

居見上度職皆有人也明年則丁儻以不附新法而擢正言

元祐元年知縣折資監當幾二十年人肯為陳師道以名公交薦而擢掌

教元祐二年徐州布衣陳師道為學士身命彭汝礪亦以眾賢爭稱而擢舍人

范純仁為僕射元祐二年四月豐稷趙岷為臺

諫時豐稷為左司諫論荆王顯者多劉安世為言路時

臣體時世共奏侍兪素行得大臣休蘇頌李問蘇頌學問該博有聲先朝至五年則范祖禹屢薦韓維可居經

筵趙君錫孝行鄭穆純正鄭雍端潔時范祖禹四朝為韓維可居

揚康國賈易姚勳列居風憲而言路愈振六年則

綱日正七年願臨孔武仲呂希哲呂大臨四月范祖禹言孔

明居廟堂者屹然泰山之具瞻任言職者凜若秋霜之在望也氣

和色柔君德日長無愧於翠幄之任論駁封還小人冰睨無慊於

青瑣之寄六部繩罔而無事之不舉庶府星布而無弊之不革外

而州縣之小吏微而管庫之末任皆師師然有羔羊之風豈不盛

歟然君子所惜者諸賢彈冠之秋熙豐小人投閑置散其乘間俟

隙有日矣元祐諸公操戈太甚反起異日朋黨之禍戲薄之語亦

小忿也主正叔者攻子瞻主子瞻者攻正叔兩省官欲甲馬

始也更額之爭初無他意也而主徵仲者攻莘老主莘老者攻

徵仲劉摯字莘老為中書侍郎初以中額房事與僕射呂大防

大防與摯不合已而摯門下之力居多然士大夫趨利若交構其間

論如此非朝廷所宜有朋黨之論摯語曰行有言請矣摯心知無他然外

罷朋黨之論始不可不知今日之相攻正為攻我者之資鵲蚌相

破其本自使願始

之由

聖

元祐

六年

除權

元祐

三年

除權

持漁者之利諸君子獨不念及此耶噫元祐而爲紹聖君子方惜其天意之剝紹聖而爲建紹君子又喜其天意之復

新筴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三

續集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四

玉牒

續集

玉牒

玉牒

玉牒之書何記乎記大事也以紀帝系以載曆數以籍昭穆蓋將綿天地亘古今為不朽傳也以書政令以記戶口以別封城蓋將知理亂興衰之大驗固與之為消長也有大制誥有大冊命凡關於事之大者皆錄之又將使進退取舍予奪廢置揆之人情而安布之冊書而信也嗚呼亦重矣續會要修玉牒官無定員掌修皇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為玉牒又四朝志宗正修纂牒諸圖籍其別有五一日玉牒以編年之體叙帝系而紀其曆數凡政令賞罰封域戶口故瑤編金軸崇藻飾也寶鑰縹囊謹緘護也耆儒宿學假以歲月重成書也編摩告備寵以優爵示有敬也是書之隆重如此則關係治體而寄其深長無窮之意者顧不多哉凡玉牒書以銷金花白羅紙金軸銷金細羅縵帶黑漆金飾匣紅綿裏金鎖鑰又淳熙臣僚創著之金版藏之邊殿典領之于大臣嚴是其愚嘗攷設官之本末為書之沿革與夫圖籍之或分或合藏籍之有始有終有可得而論者蓋唐玉牒本宗正之職開成始別置官其倣唐制或以宗正卿領其事或命知制誥掌其職與夫以學士典領者咸平祥符熙寧之制也其分隸宗正與夫置使以領者元豐大觀之制也其提舉以宰臣充修以待從纂修以宗正卿少而下則見於紹興之初者如此其不置修書檢討獨以少卿丞編修既而宰臣提舉而修書之一員仍舊則見於紹興之末者如此在乾道則以參樞提舉初不專係於宰相在今日則提舉有監修有修玉牒有檢討皆以宰臣侍從他官兼至於纂修則卿丞簿皆與此則玉牒設官之本末也唐本宗正之職開成後始置修牒劉筠夏竦為修玉牒官自後置一員或二員熙寧二年以知制誥宗正卿少而下則見於紹興之初者如此其不置修書檢討獨以少卿丞編修既而宰臣提舉而修書之一員仍舊則見於紹興之末者如此在乾道則以參樞提舉初不專係於宰相在今日則提舉有監修有修玉牒有檢討皆以宰臣侍從他官兼至於纂修則卿丞簿皆與此則玉牒設官之本末也

皇唐玉牒之號肇於開成為書一百一十卷者李衢林寶所撰也其襲唐憲度用編年法者咸平之制也其以成書十年一進者熙寧之制也照用日曆指定修書則又見於熙寧者如此以玉牒聖政抄送史院則見於元符者如此其在舊制所書之條例

者九十有一其在紹興以來臣僚所定之條例凡九若親祠若游
幸若大除拜若大慶賞若皇子公主之出降封冊若大事之類皆
大書特書此則玉牒爲書之沿革也續通典唐開成二年修玉牒
並置立號建名期於不朽特創嘉名數以皇唐玉牒爲名又續
會要修皇帝玉牒凡編年以紀帝系又中內會要熙寧二年王
牒十年一進修又元豐六年詔宗正寺修玉牒照用日曆所文
身並指定所書而今本所節錄元符一年宗正寺承陳竟民乞將
先帝玉牒內聖政令寺唐始置圖譜官其譜自武德者柳芳之
所撰也其譜自永徽者柳景之所續也於是永泰有譜天潢源派
有圖在我國朝至道時則梁周翰所編也在祥符時則始屬玉牒
趙世長所請也於是皇屬有籍仙源積慶有圖宗藩慶系有錄其
曰宗枝屬籍者蓋皇屬籍也迨至紹興合而一之謂之仙源慶系
屬籍總要此則玉牒圖譜之分合也中興本末紹興十一年即大
受言宗正舊有西書曰玉牒
曰仙源積慶圖曰宗藩慶系
率四者而通於一曰宗正
者而一之固已无愧於昔
修聖命有司討論於是始建玉牒所纂修之所則咸平始纂於秘
閣既而祥符建殿于新寺既又修於編修院之西閣所以便國史
也嘉祐則修于宗正寺祥熙寧則於三班院既而從編修院者用
祥符之舊也元豐則以隸宗正寺紹興中間始特建以纂修之所既
而併于宗正寺者用元豐之舊也屬籍之樓見於咸平慶籍之堂創
于景德曰圖曰錄歲以供龍圖天章寶文者則舊制也是則置局
藏籍之終始也戰源聖朝祥符六年始設局置官做唐制也八年
藏籍請以編修院西閣于新寺景德元年宗正寺修玉牒官李
淑申請以編修院西閣于新寺景德元年宗正寺修玉牒官李
玉牒無允亦兼編修院西閣于新寺景德元年宗正寺修玉牒官李
只就編修院修纂熙寧二年王牒於三班院置局後從編修院
修院自元豐官制行分歸宗正寺官制始建玉牒所意觀祖
宗之所已書知祖宗之所由治謹方來之所末書異方來之所大
治必也麟趾振振螽羽蟄蟄而後無愧於帝系曆數昭穆之譜朝
廷清明民物阜安而後無愧於政令封域戶口之記衆正翔集群
邪賤消而後無愧於冊拜制誥之書萬世可法天下可誦鋪張對
天之闕休揚厲無前之偉績愚願拭目以觀

會要

昔淳熙廷臣之進會要也其表曰考正元會昌之作至藝祖而後
成參慶曆熙寧之編逮慈皇而載續愚嘗因是而推原其由是書
始於正元之蘇冕繼於會昌之崔鉉至建隆初王溥取宣宗以後

故事又從而推廣之此唐會要之源流也自唐德宗正元間蘇冕始為唐會要四十卷武宗時崔鉉又續四十卷本朝建隆初王溥取宣宗以自建隆至後故事并蘇崔所錄共為一百卷文理簡常太宗嘉祐之自建隆至慶曆九百五十卷則進於章得象由慶曆至熙寧九三百卷則成於王珪元豐而至政和以續修會要為名則汪大猷刪定之建炎

而至紹興以中興會要為名則陳騏編類之此國朝會要之源流也建隆以來正慶曆二年蘇冕典章有足考者乃詔史官纂國朝會要百五十卷慶曆四年監修國史章得象上之玉牒編修本朝會要百五十卷至慶曆四年王珪上國朝會要三卷熙寧初珪請續之凡十二年修會要百五十卷慶曆二年王珪上國朝會要三卷熙寧初珪請續之凡十二年修會要百五十卷

其後禮樂輿服之目秩秩乎不紊學校職名之條繩繩乎可攷總而類之門而分之唐與我朝同此書也亦同此名也王洙會要總類十卷帝系

三卷九三三卷六卷卷四卷卷四卷李校四卷卷四卷各一卷
職官三十三卷卷選卷十卷卷道釋四卷卷食貨十六卷卷刑法八卷卷兵九
如后妃王珠入在帝系中王珪自為一類之類然唐自德宗武宣
而後治少亂多大綱不舉故其書雖備而無取國朝自藝祖列聖
相傳之盛豐功茂德照映今古故其書相稱而無愧愚敢端拜而
論之唐之言帝系也顏真卿以謂皇帝則盡有大聖之號皇后則
盡有順聖之號議禮之士病其繁多不經其視我朝建隆之尊四
廟祥符天聖之加號祖宗盛德大功為如何况今繼志以彰孝治
備禮以奉慈極寶冊徽號輝光日星唐虞禹益之傳姜任太姒之
德又何加乎唐之郊禋曠歲而不舉張九齡至謂郊禋常典猶闕
其儀而有怠於事天之語其視我朝定南郊行禮之圖徹黃禘遊
道之飾用綉文鹵薄之儀見郊祀門其精神享帝又如何况今嚴
禋致祠以享神祇討論盛典光華史冊又何愧宗伯所掌者乎唐
於食貨之事載之會要大率苛取橫斂而已故藝守真以為太府
聚天下之財而國用有缺司農理天下之財而倉庾不充其視我
朝賜租於乾德減六州之稅於開寶免開封之租於咸平賜稅門

更化以後會

漢實錄之號

唐實錄之號

國朝備錄之書

其損上益下裕民足國又為如何况今培植國本以寬民力則八政食貨之書又不足言矣噫國朝之德業如此治功如此則成書所載當以唐虞三代論不當以唐論也信矣然嘗論之天下有公是非則所書皆實事天下有公毀譽則所載皆定論宣仁之善政始不能以自明而終明於尊堯之集宣仁誣謗事為蔡京時筆所訂至陳瑩中作尊堯集始定金陵之私史始固未免於失實而終實於時政之記紹聖間蔡下私史屢宗制至紹興命且熙寧十年以後之會要其所議論本於范冲以實錄刪定之時好故不定於蔡攸之私筆而定於乾道正論興起之際見上嘉定三年以前之會要其所刪集之大者在於戮奸更化故不定於曩時未更化之前而定於已更化之後見上噫是書之作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示子孫奕世之典抑亦公道大明而後皆直筆也愚故併及之

實錄

實錄之名何始乎稱於漢而定於唐也愚嘗究其顛末矣漢人抽蘭臺之秘藏發金匱之舊籍曰本紀則係天下之統曰世家則係

一國之紀曰列傳則係一人之事書者制度公華之大端表者與亡理亂之大略雖出入於歷代之事而實褒貶西漢之治此漢實錄之號也是則漢之書亦詳矣然帝紀列呂氏不能無幾於房闈之政八書著封禪不能無憾於登封之舉禮書盡錄荀子是長樂等儀非儀也樂書止載載記是昭容禮容等樂非樂也漢之實錄得無不足於漢之治乎史記唐高祖之二十卷敬播撰之房元齡修之太宗之六十卷顏嗣元修之長孫無忌又增之憲宗之四十卷則潤色於既濟父子之手德宗之五十卷順宗之五卷則粉澤於蔣又韓愈之筆此唐實錄之書也是則唐之書亦備矣然敬宗之曲筆未免有失實之嫌韓愈之直書又起後來竄定之議唐之實錄果能直紀唐之事乎唐史嗚呼業鉅而辭淺固不足以揄揚其萬一文浮而實泯亦豈紀錄之真哉漢唐之制陋矣惟我國家

聖聖相承豐功茂德輝映史牒名實相稱萬古不磨蓋自搜尋有詔訪求有命而實錄之書益備會要咸平元年詔曰太祖誕膺丕而筆削非工多所編纂若先命張洎重加刊定其書未成近因搜尋備見疎簡命呂端鉅若水熱成以揚芬烈又至道二年命錢若

實錄

水修太宗實錄若水言自太平興國已前君臣獻替不著於話提
言淳化五年以前親決萬機不聞於策府請降詔求訪從之
舉以宰臣修撰以侍從檢討校勘以本省官而實錄之官益重

熙寧九年以宰臣曹公亮提舉修實錄宗實錄紹興初實錄國史皆
寓史館後罷史館遇修實錄即置史館以修國史即置國史館
九年二月以神宗哲宗徽宗四朝實錄如置院以宰臣一員提舉
例十二年詔史館提舉諸司承受等并官吏并歸實錄院以罷
史館或置院或寓史館或罷館而歸院而實錄之地益崇見上名

山登載鏗乎二典之並傳寶閣分華燒若祖孫之炳燿嗚呼盛矣
哉我藝祖之開天下也披棘蕩榛規模萬世太宗之守文治也廣

聲績功有光前代故興國三年李昉扈蒙趙璘幾之同修所獻者
會要太平興國三年命李昉扈蒙李穆董厚趙璘同修太祖國史
錄五年書成凡五十卷淳化五年乃命李至張伯同修太祖國史

咸平元年呂端錢若水李宗諤趙安仁之同修所上者皆鋪陳
乎此也咸平元年命呂端錢若水李宗諤趙安仁之同修所上者
又以王禹偁李宗諤梁顛趙成咸平元年錢若水所上八十卷祥符

九年王旦所修二書皆終始乎此也會要至道二年命錢若水修
國請降詔求訪從之咸平九年八月書成九十八卷又祥符
九年王旦所修二書皆終始乎此也

以清淨治而民物又安仁宗以安靜治而風俗醇厚故天聖二年
三月癸卯李維晏殊所上之百五十卷而大典惟恐其不謹也
天聖二年二月癸卯李維晏殊所上之百五十卷而大典惟恐其不謹也

卷而金匱惟恐其不副也熙寧二年冬韓琦所上二百
下求以承承風愧多聞總聖選不能脫星斗之關而金匱之藏
昧死奏為征營失火其所修仁宗實錄一百卷事月日卷上進

英宗以上聖之資撫高世之行則三十卷之昭昭可放者曹公亮
領之也熙寧二年曹公亮表曰英宗以上聖之資撫高世之行
道茲甚歲歲惟乃成篇其所修神宗天資高美動法三代則正史之

父鬱復明者范冲定之也朝實錄常同言范祖禹之子冲知其本
末乃曰冲上論宰相曰二史失實非所以傳後朱勝非曰神宗
盛衰矣則曰神宗之意上宣仁諫事且奏曰臣親奉玉音曰神宗

法度則曰神宗之意上宣仁諫事且奏曰臣親奉玉音曰神宗
在於是辨宣仁之意上宣仁諫事且奏曰臣親奉玉音曰神宗
如斥之辨宣仁之意上宣仁諫事且奏曰臣親奉玉音曰神宗

書明下法取宗之意以辨詭為各從之上有神宗定奉錄用何倫刊正
既未當今本官簽貼進入哲宗元祐之治雖汚於京下之手而終
潔於紹興之四年也見上徽宗崇觀之事本出於蔡京之姦而卒

明於紹興之三十二年也中興本末紹興八年詔修嚴宗實錄以
之德誠養天下其間法令有未善者皆出於臣等之失不歸於宗廟使何人任
責十二年於上聞非先帝本意反曰宗廟之失不歸於宗廟使何人任
臣是終成於十卷秦儉上之錄高宗之中興再植宇宙蓋耳目所接
未遠則紹興嘉泰諸臣所定亦可覆也嘉泰二年高宗實錄二百
十二月迄紹興三月孝宗之揖遜宏模懿範實人心所共知則嘉定諸
臣所潤色者亦可見也嘉泰二年高宗實錄二百
臨深仁厚澤蕩乎天地之覆載襲六為七作宋一經蘭臺石室有
直筆而無隱情寶軸牙籤有全典而無遺典微夫漢唐之史也視
我朝之盛德全典鏗錫炳煥不亦忍乎

温公之學

誦公之行事者曰今人不及須求之古人韓魏公語錄文潞公書
及頃求稱公之學術者曰三代而下公一人而已劉元城語錄或
以國事歸公一人而公以爲第一蓋當時正人多短於才然若相之不知
也其意噫公何以得此名哉吾嘗求其操履大致矣平生所行不外
乎誠無欺心也劉安世從温公學數年一日問其行已之要温

温公至誠之學

已人待之道

行既俯仰平生所爲可語諸人無私心也温公語錄元答云司馬温公有
所爲未嘗不可夫惟心之無欺也已正物正精粗一致意誠國治
本末一理君其不我信乎夫惟心之無私也視國猶家夷險不變
待人猶己公私無間人其不我知乎此公至誠自得之學見於立
朝行已之間也授以翰林而辭翰林神宗即位擢公翰林
事何辭公曰臣不願爲翰林而願爲四六上曰如西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
事不可上曰卿幸進士高第而云不願爲翰林公曰臣願爲四六上曰
強公受告曰授以樞密而辭樞密韓魏公語錄元答云司馬温公有
勳之君實云自波這官爵引得壞了名節不少一日蒲宗孟有
以才之君實云自波這官爵引得壞了名節不少一日蒲宗孟有
即位惟見此一人他則事只自樞密以邪說壞之上一日蒲宗孟有
夷之遜也善韓公而非韓公龍川志云治平韓魏公建諫於西
實時爲諫官極言不便持劄于至中書堂魏公曰今日降敕賜與
免職也魏公曰吾在此君無憂日朝廷屢失信未敢爲信魚終亦未
在仁宗朝論亦不從善范鎮而非范鎮熙寧元豐間
公蓋制得如仁宗論立皇嗣英宗時論熙寧元豐間
其言若出一人君宗論立皇嗣英宗時論熙寧元豐間

君之大節憂國之至情俯仰無慙神明可質真一代之標準也建儲之議人所難言言之者亦未必力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如公幾人哉自為并倅已獻三章繼入諫垣復抗累疏雖仁宗亦稱他人所不及也

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關未立諫官范鎮首發其

皇嗣之生退居潘服不然而中書公又去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

三上其復宗室願公以死爭之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上諫思之曰

出豈可復宗室願公以死爭之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上諫思之曰

得非欲復宗室願公以死爭之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上諫思之曰

六年復宗室願公以死爭之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上諫思之曰

詔英宗判宗正寺大悟新法之行人所同爭爭之者恐未必力風雨

如晦鷄鳴不已如公幾人哉始諫不從奮然補外再諫不聽浩然

居洛雖荆公亦稱其言不變也

公力論安石新法不便申其

子監上曰卿何得此出外光曰臣必不敢留上或曰京留守御史

與卿善卿何自疑光曰臣必不敢留上或曰京留守御史

安石善卿何自疑光曰臣必不敢留上或曰京留守御史

與卿善卿何自疑光曰臣必不敢留上或曰京留守御史

雖然此未足以知公也改絃之際公豈不知朋黨之禍耶而拯溺

救焚不暇他恤且曰天若祚宋此必無事是言也天地實臨之先

生語每公曰溫公當探路日蓋知後必有反覆之禍然仁人君子

如救焚拯溺何暇論異日事又聞見錄公欲改新法或謂公曰元

曹小人有以父子之義聞上則朋黨之垂歿之頃公豈不念身終

之事耶而憂國忘家不能自己且曰四患未除死不瞑目是言也

鬼神實鑒之元祐元年公始得疾詔公去尚書左丞公嘗朝會

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公之憂國何其禍福不變耶雖然此亦未

足以盡公也何者公之至誠格於匹夫公之忠信行於蠻貊公之

清忠粹德凜凜異日之景仰茲所以為公也兒童知名且誦君實

東坡作溫公傳獨與國詩見衛士加額歡呼相公公是關庭衛士見

童誦君實走卒鐵騎至民遮道呼曰公無歸噫賤隸且稱之况君子

曰此司馬相公也至民遮道呼曰公無歸噫賤隸且稱之况君子

乎大遼伶人敬公清名大遼伶人敬公清名

曰此司馬相公也至民遮道呼曰公無歸噫賤隸且稱之况君子

公忠亮

呂晦叔明耶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溫公愧謝契丹伴使慕

仰畫工至有致富食必祝焉

公既沒京師四方皆遣像刻印諸之家置一木飲

富刻之黨名異時立石鐫工不肯受役

元祐人好黨并元符黨九三

上親書刻石于文德殿之東壁又詔蔡京書漢諸路立石長安當
 謂之正首石工安民者別之於民錚錚也亦祐大臣如司馬光者天下
 民曰被役不敢辭之奸邪安民不忍錚錚也安民為罪也安噫異日且
 慕之况當時親見乎然則公何以得此名哉曰微之顯誠之不可
 揜也如此夫

康節之學

不觀明道之論無以知康節為內聖外王之道

曰內聖外王不觀了翁之論無以知康節為在心之學

蓋北面李挺之而得也然叩擊於飯立坐拜之間潛思於夢寐與

居之際探義文於方冊中探造化於指顧頃公之所自得者又多

矣期或後之問康節好李自浩其言問先君曰子何所學先君曰

受教於我理之外有物理之乎李曰未也願受教於長傳其李於李

之且因神農取益取噬嗑黃帝堯舜取渙取隨而知畫前之易曰

畫前元有易刪後更無詩則所學不在書而在理

有易曰從刪後更無詩則所學不在書而在理

位明伏羲之八卦而發揮先天之學其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

地先則所學不在書而在心此公義理之學然也

其詩曰天地定位之八卦也蓋先天之學本乎伏羲而傳乎文王故

四卦又按先天射既濟坤與否泰風相與咸大壯與夬

為六卦未濟常相對共杜鵑之聞至微也而知世治之所關

禍非六十年不樂或問之曰將有人起東南為世治之所關

至建炎六年戊申方想此事又春雷之鳴至隱也而辨其所起之方

遺書何處錄曰伊川云今年詠揚柳之風氣象灑落有吟風弄月

之趣照揚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懷中推牡丹之數習次洞達

有致知格物之妙此公物理之學也

是日及午馬觀聖飾性而不加增狂染性而不加損既發明孟子

性善之旨康節雜說曰性如空相見一有聲味无有小大无

性而以性不加增狂染性而不加損既發明孟子

性而以性不加增狂染性而不加損既發明孟子

性而以性不加增狂染性而不加損既發明孟子

有不孝而不知不慮而能今有赤子則於空室則則乳之不見一人
親愛之誠心生習智而習愚而愚習性而性習狂而狂又發明孔
子性習之說同上康節曰自孔子沒諸子之言性其甚眾未嘗有一
者常愚不可以為智者常智不可以為愚者其性也若自性則愚
以不習孔子曰孝而時習之性如美山種藝耘耔灌漑之功猶習
習智而習性成性在性而性習之性如美山種藝耘耔灌漑之功猶習
皆情也非性也過康節觀物外篇曰論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曰
韓子之上中下三品曰皆習也非性也此又公性命之學也

韓子之上中下三品曰皆習也非性也此又公性命之學也
韓子之上中下三品曰皆習也非性也此又公性命之學也
韓子之上中下三品曰皆習也非性也此又公性命之學也

公者往往以為神仙之學豈知公之所學生乎誠至誠可以通神
明曾謂公為幻惑之流歟陳堯中谷揚中亦游定夫書康節云先
皇極以為考數之書康節詩云自從三度絕羣編不讀書來二十
年來各名其書為考數後來不知公者又以為考數之學豈知公之
皆康節所不慮也

所學本乎心或於心外欲觀休咎而已曾謂公為卜筮之術歟
觀物外篇康節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由中起不可化力謂道不
乎心也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由中起不可化力謂道不

然邢和叔欲傳此學公告以虛心滌慮引古今康節曰先天學
有許多言語曰程氏性學淵源公則慨然欲授之康節曰先天學
當虛心滌慮日果神仙乎抑至誠乎果數學乎抑心法乎天向一中分
可傳此正果神仙乎抑至誠乎果數學乎抑心法乎天向一中分
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後之欲求其學者當於此詳味云康節詩

歐蘇之學

昔蘇子序歐陽之文曰宋興七十餘年斯文終有愧於古自歐陽
子出天下爭自洗磨故嘉祐以來文章始盛者歐陽子之功也

歐陽子之功為多士李為記蘇子之言曰方今太平文士輩出要使
文有宗主昔歐陽以是任與某故元祐以來文章愈盛者蘇子之
功也李為記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士出之有宗主昔歐陽以

之陋氣習卑淺體製浮靡衲被之譏君子所羞揚遠為文用故事
拾所錄人謂之文成太崑之嘲為天下笑陽倡為古文變西崑體

拾所錄人謂之文成太崑之嘲為天下笑陽倡為古文變西崑體

幸者皆從之其有規則則劉錫錫倡之於前揚億和之於後維柳仲塗

穆伯長始尚古文而猶未變也聞見錄本朝古文如柳仲塗穆伯長

嚴習師魯之簡古歐公言則居始得師魯也歐陽子祖韓昌黎之謹

又事文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守西都起雙柱樓觀開命求故經

舜作可記文成永叔版其簡古自此始為古文讀公之文如游帝

舜之庭聽蕭韶之樂曼擊雜陳而節奏雍容人以為是文也精純

典雅之文也故一時化之鉤棘之句變而渾厚真嘉祐二年歐陽

革而平易嘉祐文章所以一變者非歐陽子之功而誰功筆談嘉

蘇頌濱之通數君子皆出公之門而其文亦鏗然名家也東都事

是臨川以王為宗南豐以曾氏為重眉山以蘇氏為歸而文章

得歐陽子今為盛唐有韓愈之功宋國朝自熙寧之間黃茅白葦幾

徧天下東坡文集王氏新行云牽合虛無名曰時學荒唐誕怪

名曰時文間見蘇荆公用事以蘇子尚古學之源流排新經

文之士亦靡然不變也王安石石口東蘇子尚古學之源流排新經

之破碎讀公之文如駕千里之駒而御以王良造父之手豪縱奮

逸而疾徐中節人以為是文也雄渾瓌偉之文也而一時化之穿

鑿之說謹守注疏好異之學變為正論元祐文章所以一新者非

蘇子之功而誰功元祐三年東坡知真率尺廢新學凡經故山谷

之文奇而工淮海之文直而婉文潛之文深而靜無咎之文潔而

騷無已之文簡而蕭數君子皆履公之庭而其文亦粹然出正也

世之好訶詆人物者謂歐陽子醉翁亭記未免有賦體之累不知

公之此記特戲筆耳蓋不自以為奇也東坡云永叔作醉翁亭記

論也素少誇謂辭翁亭記亦用賦體又謂蘇子新詩麗句未免

歐公
有裨
風發

蘇公
自氣
節

二程
文義
濼

橫渠
李於
程氏

關洛
異同
之下

有嘲詠之過不知公之所諷特陶情爾初不害其為文也要之論
 二公者當以救時行道為高立節著名為尚而平居游戲之筆適
 意賦詠之詞蓋不足為公累吾觀歐公方其司文衡也痛革天地
 輒萬物茁之病見上其為翰苑也托諷於袞除祈祝之辭其有裨
 於風教也不少高宗時禁崇札言歐陽脩立朝以諫諍為心昔春
過通德歌福而巳至脩乃中含規調嘗讀脩之詞有曰陽進升君
子陰消退小人勸上以用威斷也有曰王輦經年不游幸上林花
以節盤游也蘇公買燈等疏力論當時之弊隱然有一唱二歎
 之音書温公神道碑首言西方之兵寡而黃河之流以復識者知
 其曾中有天下大體可以超宇宙排海岱其自立氣節也為如何
 並見蘇文噫此歐蘇之學所以絕唱古今也讀詩未有劉長卿一
 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則
 吾豈敢

關洛之學 理李

張敬夫記濼溪之祠也曰先生起於遠方超然自得二程先生推
 明究極之學則知二程之學本於濼溪信矣張敬夫濼溪祠堂記

然自得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
 使之志伊尹之志李願子之志推之於治禮樂刑法可率而行之於
 明究極其學推 游定夫書程氏之行也曰先生有妙質聞道甚早

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有虚心求益之意則知橫渠之學得於程
 氏信矣游定夫書程氏之行也曰先生有妙質聞道甚早夫子張

則有橫渠吟風弄月名利俱釋二程蓋有得於周子再見之後明
 先生自謂用見茂後吟風弄月名利俱釋二程蓋有得於周子再見之後明

一見程子之日貫穿百家及見二程共談道學渙然自得師友淵
 源千載而下尚可想見夫同一源流則同一學術則同一學術則同

一議論可也然嘗觀數先生平日之所談論之所趨向未能無疑
 焉且主於太極與靜者周子之學也動而無極而靜靜而動

言靜而言敬程氏豈為彎弓之見哉明道論仁如手足接痺為不
 為說又不主於二程而主於禮張氏豈為操戈之說哉橫渠教及

二程
仁敬
之論

橫渠
主禮
之論

近代
儒宗
之論

以數書而紬繹之則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未見其為異者周子論

靜無不動天下歸仁君子悉有衆善無不愛且敬何嘗不本於仁

與敬乎通書程氏論動容周旋主於禮未嘗欲其形如死灰何嘗

不本於禮乎語錄橫渠論至虛之實至靜之動與夫仁者安靜等

語又何嘗不與周程相出入乎理窟嗟夫堯舜相授不外一中大

禹叙疇名曰皇極至夫子則又於中庸發明夫子為飛魚躍之妙

中也極也即夫子所謂中庸也曾謂周子太極與靜非程氏仁敬

之論耶顏子先博文而後約禮則自明而誠曾子先忠信而後傳

習則自誠而明至孟子則一以誠身明善為主明也誠也即孟子

所謂誠身明善也曾謂程子曰仁與敬非橫渠主禮之論耶嘗謂

數先生之學未嘗不同也而所以啓後人之疑者閔洛之人自尊

其師之過也為程氏之學者曰二程講論問答見於遺書者未嘗

及於太極圖使後人疑程子之學異於周者未必非此言始晦庵

云云極篇曰為張氏之學者曰橫渠之學不出於二程使後人疑張子

之學異於程子者未必非此言始程氏遺書曰與叔作橫渠行狀

曰表叔平生志論謂顏兄弟有同意指伊川之說以議康節之學

此康節之所深戒歟聞見錄近時妄人出雜書數十百條託為伊

謂數者非伊川之雅言也豈以未至但亦或於此數字亦安知所

論之深矣先君之戒則曰張巡許遠同為忠義兩家子弟不能明

可若子孫然嘗論之閔洛之學致疑於後人者固諸儒議論之過

見信於後人者亦後儒指明之功夫洪範曰極易曰太極可謂盡

矣而周子又加無極於太極之上近代儒宗又從而釋之曰不言

無極則太極固於一物而不足以為萬化之根本不言太極則無

極淪於空虛而不能為萬化之根本何其詳且盡耶語錄明道橫

道橫渠教人切至曰敬曰謂明矣而程夫子又示人曰主一之謂

敬無適之謂一近代儒宗又告其學者曰講究涵養如車兩輪廢

一不可晦翁何其簡且易邪噫安得深知關洛者與之語關洛哉

關洛之學總序

中庸解義蓋程夫子親筆也心不自滿且少其書則知於經也為

不苟陳長方見伊子於蘇門中庸解尹周易一傳蓋程夫子晚

年也學者請授尚觀學進則知於經也為不輕伊川請授先生曰
更進嗚呼先生於聖經也深矣蓋自咸陽一炬編殘簡斷漢儒
有紛紛蛙鳴蟬噪其所壞者不少國朝慶曆而上士以詩賦取科第
於經學未暇也慶曆以來文學彬彬周子之通書伊川之經傳橫
渠之理窟而伊洛之門又相與講明之而道德之言藹如也自今
觀之西風而雨悟密雲不雨之意理義養心得敬以直內之說則
得於易者雖數也亦理也伊川語錄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
東北陽也陽倡而陰和西畜陰也陰倡則陽不和易言密雲不雨
自我西郊則是陰先倡也又明道先生曰古之所養心者皆廢
今我西郊則是陰先倡也免微物耳可起八卦梅粗迹耳可知乾坤則
得於易者雖理也亦數也遺書因見賣虎者曰聖人見河魚亦可
作八卦數便從中起占聖人只取卦然何者曰聖人只看見河魚亦可
至八卦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何也其榮其枯此万物一陰
陽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个乾坤也或以七九為進君子以六八為
退小人是自然之數不有程氏誰其辨之程氏遺書先儒
入為少陰固不知介甫以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聖人安掛義
理也此是定陰陽之數九六只取純陰純陽退六則一陽生至八
便下是以九四為武王觀兵以九三為湯武知位可至是不知有

本然之理不有程氏誰其正之遺書介甫以武王觀兵為九四大
今日天命絕則便是他夫豈容更留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
也為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只是太誓序云十有一年正經惟
十有二年先儒遂轉為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前序一
字錯便是後三字錯為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前序一
至之是常理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而至之只是至其
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而至之只是至其
道其深於易之理數也歟魚躍于淵此言周人作人也
讀之得理學之妙魚二程語錄詩云為飛上下自然得其所以詩人
意言如此氣象乘心塞淵駭牝三千此言魯人坰牧也讀之得心
學之善伊川語錄夫子言與於詩觀其言是與起人善意如言乘
无和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不在此一句文王至德者也以靈臺為
始受命則辨其不知文王文王受命之年此始附也先儒指以為
事之義且不明何有義理哉周公至仁者也以破斧為真破斧
則辨其不知周公橫渠正義理我斧我斨而巳周公征而安之者此
變也之其得詩之旨趣也歟夏社之遷人皆曰湯實為之君子曰
欲遷者非湯其不可者湯也召公之不悅人皆曰周公實致之君
子曰召公實不安於心周公無可疑也程氏遺書湯既勝夏欲遷

關洛
書

關洛
禮記

關洛
周官

關洛
春秋

有妄語不可若湯不可之也湯以爲國既亡則社自當任以爲遷
之不公不迂之爲愈故但屋之春秋書唐社災魯有亮社屋之故
有公矣此制必始於湯也伊川語錄召公何太保與周公並列
何嘗疑周公書稱召公不悅何也召公初稱爲太保與周公並列
其心不安故不悅耳豈有召公之賢不知泰誓之不書商曆者以
周公乎詩言刺朝延之不知者爲成王爾泰誓之不書商曆者以
見紂罪自絕于天舊所未論此則論之伊尹之始立太甲若以外
丙仲壬幼而不立舊所未辨此則辨之達矣哉論書之學也程氏

泰誓書何一月日商曆已然伊川語錄未建故用之正今之正月不書
商曆以見紂自絕于天矣又遺書伊尹受湯委寄太甲如不終
替心可廢也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大學其學
外丙四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年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大學其學
之門乎中庸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中庸之道之總要乎伊川語
見伊川問李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出篇僅
存又伊川語錄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書終身用不盡也
禮之達禮之成吾得之禮運禮器禮之掃洒禮之應對吾得之少
儀曲禮至矣哉得記之學也橫渠正蒙書禮器則藏諸身吉无不
其成也禮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者語其達也禮器云吉无
氏童蒙訓後生季問頌會曲禮少儀守季掃洒應對進退之事有
關睚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吾得之程明道正龜山語錄
若深辨而後修身自有其效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
法度如彼修身之際宜且足以化民矣明道常曰有闕睚麟趾之意
然後蓋深造乎此知三代致治之意始可講周官經世之務吾

得之楊龜山龜山語錄寧君子皆通世務而所取爲證者秦漢
勝今之論者多以三代爲言然頃深知三代致治之不可不講之
意方可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之此周官之典
精矣王氏之欲行周典彼烏知哉見上春秋何以始世儒之說紛
如也龜山曰王者之迹熄則知春秋之始龜山語錄春秋始於隱其
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平王之崩在隱公三年
則隱公即位而實平王之時平王東遷春秋作爲國風則王者之詩
所矣作也春秋何以終世儒之論不一也伊川曰聖人有所因
而作則知春秋之終然伊川入關語錄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
書亦以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一事乃作故其然麟不出春
明矣彼王氏欲罷春秋彼烏知哉王安石罷鳴呼伊洛經學宜特
爲漢儒訓詁之習乎程門書傳崇寧小人禁錮不講或者已卜其
異日之事崇熙程氏之學胡氏春秋建炎中興秘閣珍藏君子
知有中興之脉高宗好春秋胡安國其有關於世道也不淺誠不
可以訓詁待之也

程氏黨論
觀歐陽尹師魯穆伯長之流作古文以變其體學者爭師而世莫

聖人之道

之議夫聖以來穆脩尹以歐陽脩倡為古文變西崑體奎者從之

太山徂徠之徒明經學以扶名教門人實繁而人莫之議

論何也大抵木高則風必摧行高則人必毀七十二子不可非也

而非之孟子不可疑也而疑之然亦何損正學之日月哉吾觀程

夫子辭謝之表曰入朝見嫉世俗常態名高毀甚史冊明言則夫

子不以毀譽芥蒂也明矣

蘇同尊堯舜同學孔孟同師六經同尚仁義然主程氏者攻蘇子

主蘇子者毀程氏此其故何耶愚嘗推其故矣哭則不歌程氏蓋

守經旨而蘇則戲之此爭忿之始也

也而程之門人所與力爭者亦未為得也何者策問之語未足以

譏子瞻而朱光庭必斥其非舜民之事不可以及呂陶而賈易則

力効其罪夫如是安得不激水炭之意歟嗚呼程夫子以太空止

水與吾心以虛舟飄瓦視世事以浮雲飛埃待爵祿初豈為是屑

屑之忿蓋附程氏之黨從程氏之游者未能釋然于懷也雖然范

祖禹非與蘇同里乎曰光庭賈易不與程立黨也

人品甚高未嘗不尊伊洛之學也

自若不然何取信范黃二君子之深耶嗟夫程蘇之學皆正傳程

蘇之游皆正人細忿小嫌特水上之漚鑑中之塵耳愚之所深惜

者元豐小人投散置閑嗚怨刺骨乘間有日諸賢不悟操戈相攻

不知今日之相攻正所以啓異日攻我之資程氏既去蘇黨隨罷

鵲蚌相持漁者之利此君子所深哀也

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以子瞻為

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以子瞻為

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以子瞻為

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以子瞻為

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以子瞻為

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以子瞻為

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以子瞻為

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以子瞻為

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以子瞻為

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以子瞻為

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以子瞻為

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以子瞻為

領神曰陶等為羽翼胡黨以梁壽劉華王岩叟劉安世為領神羽
翼尤加玩侮故朱光庭賈易皆諫子瞻執政兩平之時退元豐大
臣于散地嗚怨刺骨陰相間隙而諸賢不悟自立黨相毀至紹聖
初章子厚為相以為元祐黨人論溫公不立黨亦不免黨逐以死尤可哀也
立元黨范淳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黨逐以死尤可哀也

新彙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四



